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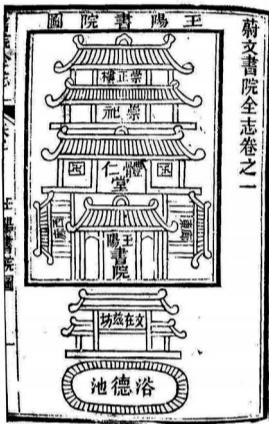
蔚文书院:延绵不断三百年

◀上接B02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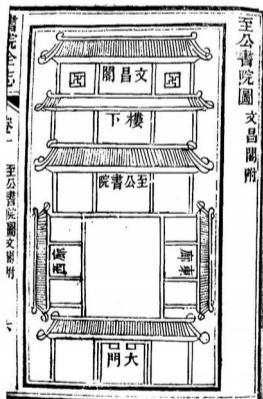


蔚文书院后院是个三合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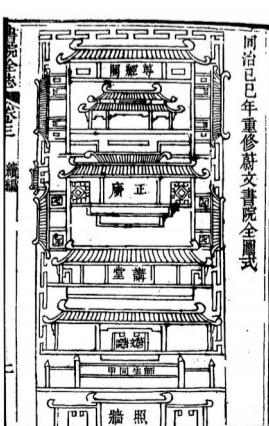
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



玉阳书院平面图。
(《蔚文书院全志》插图)



迁入城内的至公书院平面图。
(《蔚文书院全志》插图)



1869年,蔚文书院扩建为海南历史上唯一的五进式书院。(《蔚文书院全志》插图)

至公书院 | 迁入城中

进入清代,朝廷最初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,直到康熙时期,各地才开始新建和修复书院。

各种《文昌县志》的记载显示:康熙二十五年(1686年),文昌知县何斌奉朝廷之命,在文昌阁内设立义学。20年后,乡绅云在青捐资迁建文昌阁,同时将玉阳书院迁建于文昌城内,也就是现在的位置。

到了雍正九年(1731年),知县梁继世将义学和书院合二为一,并更名为“至公书院”。

与清代全国各地的绝大多数书院一样,这家书院已不再以讲学为主,而是组织学子专习举业,以考取功名,失去了原有的办学特色,几乎与官学和科举制度融为一体了。

记者近日寻访海南书院旧址时,一度想重上玉阳山,一探玉阳书院遗迹,于是跟文昌市博物馆馆长黄志健联系,得知他2011年就去找过,当时还遇见了一位102岁的郑姓老人,老人说没有见过书院遗址,黄志健也找不到任何遗物,只好悻悻而归。

蔚文书院 | 五进式书院

嘉庆九年(1804年),广东学政姚文田视学粤东,来到文昌。此时,书院迁入城中已近百年,部分建筑坍塌,官方将书院改建在学宫的遗址上。

据咸丰《文昌县志》记载,当时的建筑格局为“讲堂三间,堂下左右翼两廊,前为大门三间,大门下左右两廊,竖师生同甲坊于大门前廊下正中。又前为照壁,砌杏坛篆字碑于墙中。嘉庆九年平基时,得南开路门,通于崇儒门。讲堂后为堂三间,后堂下左右翼两廊,后堂之后为尊经阁,厨房在讲堂之两旁。”

书院面貌焕然一新之后,有远见的人都预测将来会“人文蔚起”,因此改名为“蔚文书院”。据《海南古代书院》一书介绍,书院保持了大多数书院的建筑特点,具有祠堂和庙宇的特点,其院舍形式为四进式,中轴建筑共4座,面南背北依次为大门、体仁堂、崇祀

堂和崇正楼。

不断再版的《蔚文书院全志》还记述,后来在同治八年(1869年),蔚文书院又增建一座正厅,院舍扩建成五进式。蔚文书院因此成为海南历史上唯一的五进式书院。

胡素萍教授认为,与海南的其他书院相比,蔚文书院有三个特点:一是书院历史延续不断,历经明清两代风风雨雨,是书院中的佼佼者;二是师资力量强,王弘诲、许子伟等海南名师曾在此讲学;三是建制完备,具有中原地区书院的共同特征,在古代海南书院中一枝独秀,对儒学、理学在海南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20世纪初,所有的书院都改为新式学堂,蔚文书院走过300余年之后,终于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。■

【特别鸣谢: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为本文写作提供参考资料。】

文昌史上 “第一循良”县令贺沚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

1594年至1599年,江西人贺沚在文昌当了6年知县,不但创建了玉阳书院,振兴了当地教育事业,还做了大量利县利民的实事、好事,淳化了民风,连牢狱里都长了苔藓。据清康熙《文昌县志》记载,文昌因此有了“海外邹鲁”的美誉,而贺沚也颇受后世好评——“盖邑之第一循良也”,是有史以来口碑最好的县令。文昌父老对贺沚的感念,以及他对文昌的情感,延续到他离任之时,甚至是致仕之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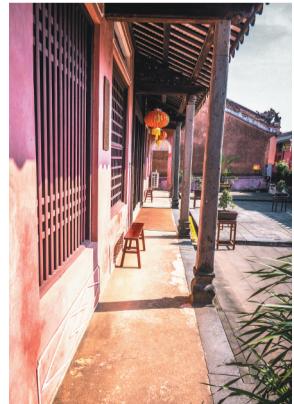
诚然,县志和府志对贺沚的记述都很简略,只言片语,难以窥见全貌。好在同时期的定安进士、南京礼部尚书王弘诲和琼山进士、海瑞学生许子伟,都跟贺沚有过交往,并留下几篇文章,藉此可以得知贺沚的行略和性情。

让我们借着王弘诲的《贺令君生祠碑》一文,将历史回放到1599年,贺沚被提升为苏州同知,离开文昌的那一刻。当时,文昌县的男女老少上千人,啼哭着将贺沚送到郊外,由于人多,导致交通拥堵,马车无法行驶,贺沚下车来慰劳一番,与众人一起涕泣,人人都泪湿衣襟,文昌的父老子弟还是舍不得他离开,竟然跟在车后,“复驰二百余里”,来到海口港边告别贺沚,相互拥抱涕泣。他上船后,文昌士民一直目送,仍是不愿贺沚离去,“自是以来,未之前闻也”。

依据王弘诲的文字,贺沚除了创办玉阳书院,至少还为文昌做了10件事。

贺沚到任次日,就发文告禁止“淫祀”,反对民间迷信活动,“于是庶士跪跪,庶民廪廪,谓神君在,毋及丹书”。

对于长年暴征民田赋税



蔚文书院现存的建筑沿袭了琼北传统建筑的风格。

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

的机构,贺沚则罢黜乡里的小官小吏,至于征运的吏员也全部革除,由民众自行输送,以免官吏长期侵害老百姓的利益。

听辨诉讼,贺沚则弄清双方事实,谨慎判断真伪,更不让犯事者以钱财赎罪,逍遙法外,玷污了司法的公正。

王弘诲认为,贺沚在这些方面表现出了其“廉”的一面。

此前文昌民风慵懒,应当去除的成分太多,为了警戒不良之辈,贺沚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杀人放火者、强行入室者、玩弄文字曲解法规者、抢劫窃贼的惩戒条规。

贺沚还公开公示民众的田亩和岁赋数额,使得办事的吏胥不敢上下其手,“两造当前,洞若观火”。

案头上没有过夜的公文,监狱里没有蒙冤的民众,老百姓都为贺沚的执政能力表达出真挚的钦佩之情。

王弘诲称,这些成绩都是贺沚其人“才”的一面。

及至县里遭遇旱灾,贺沚的恻隐之心和慈祥情怀更是有目共睹,他减少膳食,步行祷告,形容枯槁,终于求得了甘霖;对于受灾严重的民众,贺沚则进行赈济。

老百姓犯了过错,贺沚从未急于斥责训诫,而是委婉地谆谆教诲,务必打动他们天性中的良知。于是民众都洗心涤虑,父老则告诫子弟说:“你们要循规蹈矩,不要为非作歹,伤了父母官的好心。”

王弘诲在碑文中说,这是因为贺沚执政本乎“循良”,而出于“由衷”,因而民众也以赤诚之心相待,“其始至境内,则果果然如宾出日,既则熙熙然如登春台,又则陶陶然如饮醇醪,政成则呱呱如赤子之恋慈母。”

此外,如修缮学舍,扩充学田等振兴教育的事,贺沚更是不遗余力;其门下生员,大多登科中举,于是“庶士歌而庶人舞,一则曰:仁君吾父母也,一则曰:仁君吾师帅也”。

多年以后,贺沚致仕家居,61岁生日时,文昌士子还集体为他祝寿,《赠文昌县尹贺定斋家居六十一寿序》一文今仍得见。贺沚也回赠诗《寄文昌父老》:“年年修祝重来,此日祝词曷为哉?岂有精诚通父老,愧无怀抱及婴孩。何堪杖履随双舄,难得离亭酒一杯。去也几回成怅望,岭头遥寄五花梅。”■